宋江的“吏道”

解放军某部 洪涛 彤讯 多伦

宋江虽说是出身“小吏”，但“刀笔精通，吏道纯熟”，可说是全力混迹官场苦心钻营禄位的政治投机家。他“吏道纯熟”，善于玩弄权谋的鬼把戏，除了他自己揣摩积累外，主要是从“经史”上“攻”出来的。他“自幼曾攻经史”，封建正统观念与忠君思想灌满脑肠，对“封妻荫子”、“光宗耀祖”垂涎三尺。所有这些，不断地驱使他沿着建功、成名、就利的“吏道”拼命攀缘，以致混到“吏道纯熟”的地步。

按说，宋江如此“吏道纯熟”，本该左右逢源，遇难呈祥，官运亨通的。然而，时道不济，地主阶级另一派，如高俅一伙，挡住了他“官爵升迁”的仕途。于是，发生了一起又一起有趣的官场角逐。那时，做押司的犯了罪，轻则刺配远恶州郡，重则抄家灭族。如此“押司”做不做？见官如命的宋江，如何不做！他学得个“狡兔三窟”，在家掏了个地窖子，“以此预先安排个藏身处”；又恐连累父母，便“教爹娘告了‘迸逆’，出了籍册，各户另居”，“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来往，却做家私在室”。如此精心，可谓万无一失了。不料在他杀了阎婆惜后，被高俅一伙拿到了把柄，在那地窖里也没呆得多久，依然被抄了家，文了双颊，发配江州。尽管他凭借“吏道纯熟”使出了浑身解数，还是招架不住。这些劈头棍棒使得宋江领悟到，在高俅一伙当道的情况下，凭以往的老经验顺着“吏道”向上爬，是行不通的。眼看农民起义风起云涌，按“若要官，杀人放火受招安”行事，岂不更是“官爵升迁”之道。所以，他钻进梁山后，耍阴谋，弄权术，以“哥哥是山寨之主，不可轻动”为借口，架空、排斥晁盖，篡夺了农民军的领导权，凭借起义军的成果，向朝廷邀功请赏。

为着朝廷“招安”，以成“正果”，他丑态百出，原形毕露。不惜撕下反贪官的画皮，竞向高俅“纳头便拜”。更有甚者，还不惜重金行贿，钻娘子的后门，以乞求宋徽宗赵佶的一道诏书。第一次“招安”被李逵等革命派粉碎后，他又厚颜无耻地向皇帝派来颁诏招安的陈太尉出谋献策，要宋王朝对农民起义军“善言抚恤”，诱以官、禄、德、腐蚀瓦解革命队伍，以便来个外“招”内应。最后他这个招安派终于露出围剿派的凶恶咀脸，疯狂镇压方腊农民军，以革命人民的头颅和鲜血换得了个“楚州安抚使”的头衔，得了十万贯金银，“衣锦还乡”，好不显赫！可见，这个“借得山东烟水寨”的乏走狗，的确买到了一点“风城春色”的！不过人们从“宋江重赏升官日”，正是“方腊当刑受剐时”，已嗅到了“宋江吏道”的血腥味。尽管宋江“吏道纯熟”，仍不免被御赐毒酒要了他狗命。宋江临死仍抱住“宁可朝廷负我，我忠心不负朝廷”的反动信条不放，奴才面目已暴露无遗。

大凡钻进革命队伍中的政治投机家，起先恐怕难免有一番“怀才不遇”的曲折历史，投身于革命队伍，其动机恐怕不是伺机篡权，就是随时准备葬送革命前途。今天，我们认真剖析宋江的“吏道”，岂不是可以使我们增长一些识别修正主义的能力，提高对一切野心家、阴谋家的警惕吗？！